

星期評論

輯編佐良高

期八十第

幹主士英劉

我不佩服蕭伯納

中央社三月二十八日倫敦專電：「著名文藝家蕭伯納頃對中央社記者發表關於中國國共問題之談話稱：『余本人之立場雖偏於共產黨方面，惟余對於蔣委員長對於中共之勸告則絕對贊成。中共或為布勃斯多夫斯克之先例所誤，惟彼等須認識者，即目前之事實，與當時顯有差異之處。最近羅斯福總統曾謂蔣委員長需要援助，吾人必使其達到目的；故事實上，美國乃與中國並肩對日作戰。在此情況之下，如中國能鞏固團結，必能驅出日本之侵略。故在是項目的達到以前，任何黨派所傳軍事方面之分化，均屬一種過錯，且必將引起後人詛咒云』。

蕭伯納雖是一個中國共產黨文化工作人員所常吹捧而又自承為「偏於共產黨方面」的長鬍子作家，我即不能佩服他這一次發表的談話。第一，他把中國共產黨當作「托派漢奸」，簡直不成話。按在上次世界大戰之初，俄國本為法蘭西之同盟國，為了本身利益，對德作戰，其後「托匪」首領托洛斯基組織紅軍，掀動十月革命，對德用兵，德意列強簽訂布勃斯多夫斯克條約，割讓俄屬波蘭與烏克蘭等地，直至今日，史太林總能利用英德間之「矛盾」，收回失地，「解放」被壓迫民族。此皆「托派漢奸」之過，與整個共產黨無涉。而蕭伯納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謂我中國共產黨「或為布勃斯多夫斯克之先例所誤」，是何說也！須知中國共產黨是早以「保衛瑪德里」出名的，口口聲聲喊着「抗戰到底」，豈有對日屈伏之理？何況「敵後的民主政權」業已到處樹立，中國的「廣大民衆」亦決不讓共產黨去模仿「托派漢奸」？

第二，他似希望中國共產黨也去接受「尾巴主義」，隨着國際帝國主義者之陣線移動而改變策略。這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一種侮辱。須知我們的共產黨是依本身立場，反對侵略，反對法西斯主義；就是羅斯福總統實行援後，我們的共產黨亦必「抗戰到底」。當滇緬公路將要開放以及美國宣布對華放款一萬六千萬金圓之際，我們的共產黨發言人一再警告我們：抗戰有其獨特意義，應恃自力更生，斷不可與帝國主義者之利害衝突混在一起。蕭伯納越老越糊塗了，對於我們的抗戰性質，缺乏明確認識，而反勸告中共一惟羅斯福之馬首是瞻，魯迅若在，必將予以痛斥！

第三，他的談話是以「且必將引起後人詛咒」作結，顯見他還是個「封建主義」的遺孽，不配冒充「前進者」。此理甚明，無庸加以任何解釋。

根據前述三點，我認爲蕭伯納絕對不是個值得佩服的「前進」作者。從此以後，我們的左傾文學裏面，必須要把他的作品剔出，千萬勿使復興高爾基和魯迅一類的「偉大作品」並列，以致麻醉了我們那些「前進」的文藝青年之意識。

(英)

版出社論評期星

號三二八二第報新華中

日四月十三年三國民華中

院家藏坎德小慶重



向南斯拉夫致敬

偉大的南斯拉夫軍人業已很迅速地完成了他們的非命政變，驅逐德佔的攝政親王，逮捕出賣民族光榮的官員，擁護國王親政，組織舉國一致內閣，並已調動了幾萬一百二十萬之軍隊，星夜馳赴邊境，防禦軸心國家可能的侵略。

新政府的外交政策，雖尚未正式公布，但林方面且能顯出安定人心的電報，但是我們認爲希特勒的外交攻勢是已到了最後崩潰之時。誠如雅與市民之所預祝，「南斯拉夫弟兄已與希臘站在一線」！

憶在上次大戰之中，塞爾維亞以彈丸小國，不堪德奧聯軍之一擊，顛沛流離，遺棄極慘，這次保羅親王之惡，更說，未始不以回過過去而將來均着悲觀。然而偉大的南斯拉夫，每可再受一次嚴重打擊，而不顧而他們的宿仇屈膝，則其未來戰月之表演，勢必又甚可歌可泣！

蘇聯必須站一方面

我們儘量援助這羣窮苦的小民族之餘力，惟可站在自己已站穩的上面，趕快打倒暴日，以期這種爲一人口比至多出三三十倍而能奮不顧身！

國際社三月二十七日雜誌電，據德息：「蘇土最近成立之憲法中規定，英國艦隊可以駛入黑海，蘇聯軍隊則自黑海邊境後撤一百公里；土耳其一日被攻，蘇聯應以各種物資供給土耳其。」

我們希望蘇聯不致被英法美方面所愚弄，無謂地。蘇聯不爲不爲，蘇聯不爲，一個老

熱神式的英國得勝，決不致把黑海當作內湖，而羅馬尼亞亦久受爲第三帝國的行省之後，則難兼顧內也。要起些波浪，況黑海乎？

一個擬具實行共產主義爲其終極目的的新式國家，對於英美德日固皆不必把結，然而關於天地，必有與立，蘇聯不能永以局外自居。未來世界之秩序，惟戰勝者能決定其形式。我們希望蘇聯不是一個增加人的戰勝者。

日本報紙的懷疑論

東京二十八日合衆電：朝日新聞社評，希望松岡與希特勒未來德對英之攻勢，軸心對英之政策及德對蘇聯與蘇聯現行友好關係之政策，作一毫無保留之討論。該報並希松岡詳細察德之意向與準備，克復軸心各與國當前之疑難云。

如果我是近衛內閣的新聞檢查員，一定要把這篇社評扣留下來，因爲這是一種巧妙的反三國同盟宣傳。凡該報社評中所涉及及之問題，沒有一個可說得「打鐵趁熱」的。那一個個賭徒先想慮一切而後擲其孤注的？冒險只可以憑信念，有胆量就好！朝日新聞所向松岡外相提出之種種，即使是有「毫無保留」的討論之餘地，時間上也來不及了。

必須學會打人的本領

近有兩位外國朋友，一在太平洋西，一在太平洋東，而論說我們中國人有一種美德。

在大西洋西岸的朋友說：「中國人民備受

轟炸之危害。而說這美德。彼等所受之轟炸，其程度之烈，遠勝英國人民所遭受者尤爲可怖。中國曾受三艘巡邏之軍事攻擊，其經濟系統已因廣大領土陷入敵手而後破壞，但純潔率真愛好和平之中國人依然以英勇不屈奮發振作之神，忍受一切。」

在大西洋東岸的李頓爵士說得更爲幽默，令人啼笑皆非。他說：「中國極能忍耐，素無怨言。中國知吾人之弱點，故對於吾人所給予之僅有同情心，亦至感滿足。」

與一號極頭等強國而國家打了四年的仗，沒有人稱我們善於打人，只有人稱我們善於挨打，我認爲恥笑大焉。這樣一打仗，猶如主母與丫頭之戰，只有一面動手。丫頭吃了無數耳光，「極端忍耐」，且知極端老太之弱點（缺乏主持正義勇氣），故對她「給予之僅有同情心，亦至感滿足」！我們是一丫頭民！

消極的忍受一切，在生存競爭中固非沒有它的價值，至少比暴擊投井好些，然而這個究竟不能算是美德。我希望我們的同胞，勿上那兩位外國好朋友當，千萬勿只挨打四年「吃過米飯」自誇。我們必須學會自己打人的本領，惟有這樣才能積極地參加生存競爭。

值得轉載的新聞

三月二十九日日本中公報登出一種特訊稱：「中國最近有傳說謂中日兩國間：極大戰爭，正計畫中，且已開始，俾得統制之後即斷絕中日華新，詳而不久即可公布」云。

論最近法國的文藝動態及其國運

戴錫霖

這次法國國運，舉世矚目之盛，有些西方人士將以此為第三世紀羅馬帝國及中世聖羅倫斯國落，大好的文化受到突然而一致地摧殘。以三百年來歐洲文化及智識生活所發達的中心地，而當不住狂人而希特勒的自誇的開戰式戰爭的打擊，這更有其痛苦。痛定思痛，好些智識者追憶這大異解的國運，如拿破崙之卒，拿破崙，第五縱隊，與一戰其來的高度厭戰心理等。其實，這高倫德早已伏下了，十多年前，赫魯斯從入口國，已為高倫德而沮心。從比利時到地中海，山河綿亙，一望樹連，而田荒不治，人煙寥寥，則其緣由固可憐矣。德得見一二山村落。德德強鄰，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天天在加維魚肉奴隸屠殺，荒涼既散，待機而動。所以赫魯斯之言，有曰法蘭西為他們的殖民地。他以為有日外人定法蘭西開始移民了：南部是意大利人，東部是日耳曼人，北部是比利時人，也許西部會運進多少歐羅巴人。他又以為假如這座空曠的國家能由其他文明，白種人填滿，以和平手段，不靠流血，那可與法蘭西人的大爭了。上面的話，目前幾乎是已一半實現了，愛好法國文化而赫魯斯者，對此豈另有一種異樣之感麼？

是呵，法國的國運，確是根深蒂固，而非一朝一夕所形成的，例如就其最近的文藝界情形而某一方面，我們也可看出她積久的內部的搖盪。

近幾十年的法國文學界成了一種極端混亂待復的局面。我們首先看到的多數作者對於世界的一切，喪去信仰心，失望苦悶，變成普遍的懷疑態度和風氣。懷疑不是壞事，在思想史上會發展成人類智力發展的里程碑。休謨且如不那樣竭力否認事物的因果律，康德也許無從演排出一部『純理性之批判』。當然，懷疑更分建設的與非建設的兩種，休謨的懷疑恰巧屬於前者，所以有其貢獻，能刺激了我們心靈的

推測作用，而為進一步的真理追求。可也眼前所說的法國女文的懷疑又高別論；那是消極的，不適應於人羣的，空洞虛幻的，而且冷淡與諷刺的。結果，我們可學習『荒涼』及『虛幻』，那得在恐懼而麻木中。誰是近代的『荒涼』小說家呢？蕭士德當然在其中的一位。他成是個渾身佈着怪異的『鬼子』的作者。他的書中的男女，在神經及氣質上總都有些古怪，這對於人生的與非與淡遠，沈溺於疑夢中，以圖恩，恨望及焦慮為精神上之食糧。且其行爲又常前後矛盾，虛實兩思，愛憎喜怒，全無主宰，全不可用理性去說明。蕭士德的感覺性與太感說，且似太恍惚了。在他看來，我們日常的存在，直等於虛幻中的回憶，刻劃在變化，在虛空，一種不斷流動的心理狀態。因此，他把女人的愛得不可靠，以及男子在這點上之厭惡女人，描寫得十分深刻。難道這種高深化的色情嫉妬，是作者從某一利那的人心體驗變化上所把握住的真理嗎？我們即根據那最近逝世的柏格森對於創世哲學，也不易為這種『虛風』所惑。蕭士德是這『虛現實』世界，而深藏於象牙之塔的作者，所以他他信任這世界事物的真的存在，他懷疑一切。

離開小說，走到詩歌界來，我們也可品味到這相仿的混迷遊移的氣氛。最近運動當然最近代法國詩壇上的大事。談到象徵詩人，誰都久仰梵樂希的大名；他的詩的本質確不易於領會，也非一言可盡。暗示的，不定的，游移變異的樂而味分；一些流動模糊的意象，有如碧空的薄影，虛空的清烟，或是從那枝頭滑過的一縷縷的好鳥之音。一切好像是非切實的，是屬於心靈世界的。梵樂希為何要如此抽象玄妙呢？原來他自己雖是個智識分發達的人，精通科學與哲學，而因他有一副疑懼張皇的腦袋，遂不能按任何基本信念，系統化其知識。在精神生活上，他是一個破產者，想安妥排他的自我，只有在這真實的世界以外另

造一個飄渺幽深的世界。無怪紀德說：「象做准對於實際人生缺少好奇興味，這是最爲人們所不滿的」。梵樂希也自認，用語言來傳達真實，不算是文學的技巧。

從這一階段，自然容易轉向一個新的領域，轉向「超真實派」的作風上去。爲「超真實派」辯護的人，自會引經據典，說這也是歐洲文學傳統上固有的東西，例如它和舊日的「靈感」之說，就相暗合。可是我們知道，這作風波靡一時，是近二十年以內的事，法國是這作風最繁榮的所在。「超真實派」的主導刊物「神變」直到最近還在巴黎發行。對於這方面的理論與實際進行，成績斐然，也非法國人，英美比等國少數作者不過爲之搖旗吶喊。這派作者自謂他們所要探求的也是真實，非心靈表層，而係潛意識中的真實。這個真實既暗藏於心靈的深層，沒有經過自覺的整理及變亂，其本質自屬完整可靠，而根據也極深博，因爲我們可自覺僅是從那廣大的朦朧意識海中一個發射出來的一泡沫。這就是「超真實」，一種過於通常真實的真實，一種夢的真實。神話，詩，夢三者是不可分的。神話是民族心理的產物，初民的夢對於宇宙的神話解釋。現代人的知識早先結晶於古人的神話中，早給我們祖先的直覺與靈眼所看穿。神話的真實也許比從科學裏所得到的真實還要可靠些！所以我們今日談文學創造，也得反求諸潛意識中的夢幻，將這朦朧的心理感覺，不藉理智，不用邏輯，寫成詩文。這樣，表達是直接的，本性的，一有意象即書在紙上，不容易停滯隔閡。結果，這類作品讀來古怪，離異，晦澀，字句脫落，標點不全，構法頗例外，一，未經整理的保留原始粗糙形式的渣滓殘餘的廢稿。其不易爲一般人領會，誠難見怪，因爲一般人的經驗，只限於醒覺時期的生活中，換句話說，他們的眼界，跳不出表層真實的範圍。

「超真實派」的理論對不對暫且不問，至少其缺點是顯然的。文學究竟社會的產物，一種人與人間表達的藝術。假使它是不易爲人了解的，只限於小我「超真實派」的經驗內，無怪該派理論可謂無益，它已失去其表達功能，而且者也只好去，去，離開人羣而滅亡。

走入森林，踏上山徑——
行到無聲的大漠，
那裏魂靈自音樂，
可以自由地橫生，
不用管有否心弦的共鳴。

這樣的文人和他的周圍的世界是眞全然隔絕了。一般「超真實派」的作者不幸正坐此弊。

從「超真實派」的風靡一時，我們可以看出法國文壇是如何地擁擠，陷於無政府與狼狽困憊情狀中。回首往日，法國有分得很顯明的文人集團或家派，它們是每一時代倡導風氣左右理論的中心組合。假如主持得人，則其享祚之日也就隨之而長。近來有這樣的集團和領袖麼？一般人是陷於彷徨不定，無所適從的窘境中。至於前代的文壇盟主，或一代大師之流的人才，近若干年中法國非無其人，只是已缺乏了號召能力。不久以前，紀德被譽爲先覺，受到多人的膜拜，但其威名亦早已消滅。「新法國西評論」幾乎是他一手創辦的，而這刊物的一派作家，久已不受他的調度指揮了。且該評論本身，比起以前象徵派最得意時的「法蘭西報」也是遠不及其色彩鮮明，作風劃一與人才集中。聖次柏甫，泰因，馬拉美和法朗士等，早已先後作古了。目前的法國文壇，只獲其前輩的遺位優越，有魚子鱉及之感。

文學界是那樣的混沌無主，藝術界的前形也止相同。倍爾說過：「自從第十七世紀末起，法國西居於視覺藝術的領導地位；自從十九世紀初起，巴黎是歐洲藝術的泉源」。本來，歐洲畫界是有一定的因襲，稍具藝術史常識的人看了「第十四世紀」，「第十五世紀」，「布羅克」，「羅珂珂」及「浪漫派」等名詞，即可了然於其所指示的某一時代藝術的進步特徵，而追朔出從甲代到乙代作風之首尾一貫的演化。近來的法國在歐洲畫壇雖仍保持其特殊地位；即派明顯的主張動向，其間形形色色，各派各家並存，不能用一統括的名目，指出其整個的大勢。我們沒有某一動向，我們只有無數複雜的動向。誰敢來斷也是不易發現的東西，前代的因襲好像已在目前遇到瓦解和破壞。有

許多風直是空空虛虛的，從字跡來，自我非古。藝人是那許多，我們也不說誰是誰，幸而有權威的大家，幸而留聲機出一二名家，也無人能去與他爭。這是何等寂寞的境地！

我們從藝術界上最爲看出這紛亂的現象。從前，藝術家只專心研究一時代或一宗派的作品，鑽而不捨，數十年如一日。例如一位十六世紀的雕刻家，也許只知道希臘時代的作品，或至少羅馬人所模倣的希臘作品，但對其他尚未被一般人崇拜的奇異異風，他會一無所知，或雖知之而亦不願採用。在這狹小的師承內，他所做出的成績並不狹小。就建築者，古典作風在歐洲流行三百年間，絕少有人注意或特式，只因習之者心不外焉，專在古典上找出路，世代相承，精益求精，故雖在此變化的困難中，而竟能化異爲神奇，名家輩出。談到繪畫，也是如此，無論肖像，靜物，山水，神話，作者者儘管在光色及配景諸點上獨出心裁，而源自意大利的學院式因襲，數百年來宗仰不替。近來這不可不行的藝術家注意的太多了。黑人的彫刻，日本的印畫，中國的寫意山水，兒童與野人的塗抹，件件都留心，得取法。於是他們的精神煥發了，意志強了，躊躇徘徊於千百種作風中，昨是今非，朝更夕張，終究一無所成。他們已不復如古人「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了。試看過去八九十年中，我們見了多少家派——印象派，後期印象派，未來派，立體派，表現派，真是更僕難數。在別國國家，新興的藝術常常受到無理的摧殘，但在法國西，它却可以自由地滋長。真同，古王朝的埃及千百年間的風派，還不及我們過去一百年的多。此與近代法國文學界分野之多，正是一樣——組合派，完整派，主情派，貴族派，談話派，「達達派」等。至於上述的「超現實派」，在彫刻及繪畫上，同樣值得注目，於此不必過論。總之，這派自有其哲學及心理學的立場，應用到藝術上，至少可藉主觀抽象的表達，爲開明者所不樂進的生活和社會。屬於這點，「超現實派」運動的倡導人自累登似乎就歇了。

它的前身實在伏得更早，不過後來因爲歐戰，却反過來了。文藝界的苦悶與難，正相當於法國人民的道德，宗教，及經濟生活的苦悶與難。尤其沒有辦法的是他們的政治，黨爭斷斷，官場廢弛。在位者又無無權無勇，徒存五日京兆之思。再如他們立憲精神，也是今非昔比了。自中世紀後，法國自是保障歐洲古典主義的砥柱。法國人的真誠是理智的，選擇的，嚴正清明的。規矩準繩，在法司從不缺乏，其他各國無不仰之，在這思想及行爲上向它學得一點規律，因此它總得爲歐洲文明的中心。浪漫精神本非它所固有，而是外來心。盧騷，史坦得，謝多白里安，雨果等浪漫作者，曾經有人攻擊，從他們的出處地及家系，考出並非純粹的法國產兒。但自第十九世紀以來，法國的傳統與古典精神漸漸不振，許多愛國志士引爲深憂。要說回還奔決的狂流，恢復國民生活及黨派上的威嚴統一性，近數十年來，甚至有人主張強國共和議會制度，根本重新搬出定於一尊的主室。

這樣，文藝及政治在解決之途上，是一而一的，因它的糾纏的同樣的病症，尊重個人的自由放浪，忽視集體的一與權威。同時，又得從思想上謀補救；近二十年來少數有識之士熱烈地提倡羅馬教及耶穌教的哲學，就是想在法國國民的動盪驚悸的靈魂上，投下一顆定心石——他們看中了「民無信不立」的危機。在這些大聲疾呼的人士中，我們特別提出羅拉，他是明白法國的混亂不安，力圖救亂反止的舌敵層焦的老作家之一。不幸一切先知的豫言，對於一般人猶如對牛彈琴，而這世界的變化，又是意外地快，久在塵囂中的博劇，終於一發不可收拾了。當法政府倉皇出走波爾多，圖爲城下之盟時，羅拉很快地說道，法國千餘年來經營創進的成績，今於十個月內斷送完了。我們聽了他的話，也不禁一陣心上的悽涼。

尚有辦法

讀者如須補購以前所用各別而當地書店不能供給，則請速向附近郵局購買郵票，納入單掛號信申，逕寄盧慶小龍坎或家院星期許給社，保證可於最短期內收到其所需之藥物。白報紙本每冊二角，郵費在內。

戰爭與思想的轉變

郭子雄

兩千年前，希臘的哲學家曾經說過，戰爭是人類最好的導師。從歷史上看，戰爭具有兩重意義：一方面是舊的破壞，另一方面是新的建設。在思想上，每每在一度戰爭以後，可以引起極大的變遷；戰前的思想與戰後的思想，有時是兩種不同的典型。

目前正是整個世界處於極度動盪的時代，在歐洲，都是烽火連天，人類正流着最珍貴的鮮血。這次大戰的結果，對於以後世界的政治與經濟，必有嚴重的影響，但尤其重要的是對於思想上所影響。現在戰爭尚未結束，究竟這一次大戰對於以後的思想，會影響到甚麼程度，我們不能預測，但必有其影響則可以斷言的。

如以上一步大戰的史實為例，我們可以看見歐洲思想界劇烈的變遷。在四年的戰爭以後，和平主義與國際主義抬起了頭，成為歐洲思想界中一條有力的洪流。固然，戰後和平主義者與國際主義者的思想不是沒有變遷的，但戰後五十年來，從拜倫與馬丁的詩篇裏，我們也可以看出戰前與戰後的變遷，但和平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盛行一時，卻不能不歸功於大戰的直擊影響。

十九世紀末歐洲人與外國人發生衝突時期，殖民地與開拓，以前是經濟的動盪，戰後歐洲人與外國人的文化確是高人一等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歐洲人對於其民族的文化是不會發生興趣的。如果甘世戰前幾十年內，我們把把中國文化的介紹到歐洲去，也決不會得到相當的反應。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以前，歐洲人相信他們是天之驕子，強國的自負力，存在於每個人的血液裏。戰後每個歐洲人都具有強烈的自負力，所以戰後對於科學，文學，藝術及其他，他們都是極其有興趣的，這可以說戰後歐洲人的自負力產生了動盪。戰後歐洲人的自負力產生了動盪，戰後歐洲人的自負力產生了動盪。戰後歐洲人的自負力產生了動盪。

是春天，十九世紀的後半期與廿世紀初年是夏天，大戰以後的年月則已進入了秋季，葉落花謝，已有幾分蕭瑟之感。大戰期中物質的破壞，精神的摧折，政治與經濟秩序的混亂，使得歐洲人開始對於本身發生懷疑。『歐洲人的文化是不是世界上最優越的文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戰前本是一百分的肯定，戰後却有各種不同的解答。有的人繼續着肯定的態度；有的人雖繼續着肯定的態度，但其程度則已不如戰前的深刻；有的人簡直來一個否定，根本不承認歐洲文化的優越。正因為自負力的減低，懷疑色彩的濃厚，對於本身的文化不如從前一般的滿意，於是對於其他民族的文化遂發生興趣。

一九三六年中國藝術展覽會開幕於倫敦，博得了整個歐洲的讚賞，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雖然中國藝術本身佔有崇高的地位，但歐洲人在精神上發生了恐慌，所以極力歡迎到那裏是巨大的效果。假如這一個展覽會開幕日期不在一九三六年，而在戰前，恐怕所得的結果，不會這樣良好，至少不會受到這樣熱烈的歡迎。又如近年來中國戲劇在歐洲舞台上的演出，每次都獲得小小的成功。這種事實一方面反映出戰後歐洲人心靈上的徬徨，另一方面顯示歐洲的寫實主義在藝術方面已進到了極點，藝術在淺薄的中國戲劇已可便歐洲人發生興趣。真的汽車與火車，真的馬車，一齊搬到戲台上來，已不復能引起觀衆的注意。倒定當於理想色彩的中國戲劇，手上捏一根鞭子便表示在馬房反能博得一般人的愛好。歐洲人的思想爲何變得這樣快？無疑的是上次大戰的結果。如其沒有那回的大戰，歐洲人直到今天也許還是相信他們的戲劇是最完美的藝術。同樣的，近年來以中國戲劇爲題材的小說，有好幾本在歐美很流行。這回事與願同也很簡單，西方人的思想本身發生了動盪，對於外來文化物種更加欣賞。

歐洲人的自負力正在逐漸減低，懷疑色彩正在一天一天地濃厚，這

在此次大戰中，那本「歐戰」的書，這次大戰結束時，便已出版。那本「歐戰」的書，這次大戰結束時，便已出版。

我們到歐洲去，自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便以一種新的眼光，看歐洲的列強。很多的國家，都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

青年的精神修養

鄧啓東

我們到歐洲去，自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便以一種新的眼光，看歐洲的列強。很多的國家，都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

我們到歐洲去，自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便以一種新的眼光，看歐洲的列強。很多的國家，都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

我們到歐洲去，自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便以一種新的眼光，看歐洲的列強。很多的國家，都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

我們到歐洲去，自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便以一種新的眼光，看歐洲的列強。很多的國家，都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

我們到歐洲去，自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便以一種新的眼光，看歐洲的列強。很多的國家，都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

我們到歐洲去，自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便以一種新的眼光，看歐洲的列強。很多的國家，都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

我們到歐洲去，自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便以一種新的眼光，看歐洲的列強。很多的國家，都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

我們到歐洲去，自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便以一種新的眼光，看歐洲的列強。很多的國家，都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

我們到歐洲去，自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便以一種新的眼光，看歐洲的列強。很多的國家，都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

我們到歐洲去，自十九世紀初，中國人便以一種新的眼光，看歐洲的列強。很多的國家，都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我們自己，也不覺地在這一種新的眼光下，變了。

在求真理，就是對於宇宙間各種現象求得一個合理的解釋，對於人世間各種問題求得一個正當的解決。青年最貴富有這種科學精神；對人要真誠，一切開誠布公，對事要認真，絕不馬馬虎虎——對於功課尤其不能放鬆。置身在繁雜複雜的社會中，要能始終保持超然的地位，不輕加入任何團體鬥爭，不受任何個人的利用。但同時對於世界上的公道，不能任其泯滅，必須主持正義；對於社會上的是非黑白也不能一味抹煞，盲目的不加辨別。「粉身碎骨都不管，為留清白在人間」，這是青年應有的態度。

(三) 遠——遠的含義也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明：

第一，高瞻遠矚，就是說立志要高遠。有偉大的志願才有偉大的成就。讀書做事做人取法都宜高遠，所謂「取法乎上，所得乎中；取法乎中，所得乎下」，這是千古不易的名言。但是所志雖高，須從低處做起；所志雖遠，須從近處做起。中庸上說的「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就是這個意思。萬仞的高山，萬里的長程，祇要一步一步繼續不斷的走去，終究可以達到絕頂或盡頭。

第二，深謀遠慮，就是說用思要深遠。事情無論大小，都不可孟浪從事，事先務須經過深長的考慮。「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切不可為圖一時的安樂，忘記了永久的苦痛；為圖一時之方便，斷送了這天

的前程。但事情既經決定之後，就不容輕易變更；否則，對個人一事無成，對社會亦信用掃地。做事如此，做學問也是一樣，處處要用思想。我國古人把慎思與博學，審問，明辨，力行並舉，五者同是做學問不可缺少的過程。「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加深思，不加熟慮，學問永遠不會有什麼進步，讀一輩子也是枉然。蘋果落在地下，原是尋常的事情，平常人毫不注意，更說不上苦心焦思，有因發現；但經牛頓深思熟慮以後，居然從面發現了絕大的真理。

(四) 大——大就是器識宏大的意思。世界上沒有肉體的完人，對人祇能從三處着眼，不能求全責備；世界沒有虛如人意的事情，對事也須從大處着眼，不能過分計較。所謂容人與容物，就是這個意思。惟有器識宏大的人纔能容人容物；也惟有能容人容物的人，纔能做得出頂天立地的大事業來。青年人貴有大胸懷，大的氣魄，不要像一般小兒小識者流，憤與人去計較分毫。但氣魄雖然要宏大，心思却不可不精細。「大可以容江海之量，明足以察秋毫之末」，纔是大學問家大事業家的本色。切記大事須從小事做起，以江海之大也無非由於涓滴之水所積成。我們做事求學，固應從大處着眼，但必須從小處下手。同時應當知道「大器晚成」，偉大的成功是需要長期的努力，我們絕對不可以存微倖以求速效的心理。

航空與省親 處士橫議

三月十九日重慶新民報第一版載三月十一日香港訊：「財次徐堪氏之長公子留學美國，聞成績甚優，近由美乘飛機抵港，轉中航機赴渝，省視乃父，復返港，仍乘飛機往美繼續求學」。同日各報登載「金融行情」：法幣每百元只值美金現貨五元二角七分五厘。

前述兩條新聞之間，當然沒有什麼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乘飛機省親的公子哥兒究屬其數有限，不致怎樣影響大局，而外匯之與否，根據許多專家研究，還是由於全體人民不知實行節約所致。現在後方的平民老百姓，至少尚有二萬萬人，如果每人少買洋貨一元，即可省出二萬萬元，即可以換美金一千零七十五萬元，即可以令所有的留美學生，至少可令「成績甚優」的留美學生，都於年終假時萬里省親而尚有餘款了。

根據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孝為百善之先，今當抗戰時期，外國報上常登飛機投炸消息，說得非常慘痛，遊子在外，每念防空洞中之父母，衷心焦急，恨不得插翅而飛，或學孫行者那樣，一躍就是十萬八千里，不得比而借重於現代文明所予人類的方便，坐飛機往返，用的又是父母平日節衣縮食之資，並非教育所發貸金，似更無可非議。(下接十六頁)

第四個子女的教養

陸殿揚

獎勵生育，增加人口，爲國防建設中重要政策，已爲現代國家所公認。國又在民族主義爲一講中，即明白指出各國人口增加的比率，給我們以警惕的提示。此，我幸賴雄厚的人力，得以支持長期抗戰，而得將來獲得最後勝利之基礎。反觀歐洲德法兩國情形，深，戒懼。考法國面積爲五十五萬一千平方公里，一九三八—三九年（即開戰前）人口約爲四千一百九十八萬，平均每平方公里七十六人；德國本土面積僅四十六萬九千方公里，同年人口爲六千七百五十萬，平均每平方公里一百零一人。又是年法國出生六十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八人，死亡六十四萬六千七百七十九人，平均每千人出生一四人，死亡一五人，死亡率超過出生率，全年死亡數超過出生數三萬四千七百四十一人；同年德國出生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九百一十一人，死亡一十萬零五百七十一人，平均每千人出生二十人，死亡約一二人，出生率超過死亡率，全年出生數超過死亡數五十四萬六千三百四十四人。所以法國的慘敗，原因雖然甚多，但其青年男女歷年來祇圖個人舒適，過度節制生育，使人口逐年減少，實爲內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德兩國人口相差約爲二與三之比，法國戰鬥力之薄弱自在意中。現代戰爭既爲國力總和的比賽，人力自須重視。便以人口問題是引起戰爭的原因，也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我國向來以視子女，提倡生育，雖無國家命令加以鼓勵，但一般習俗已成風氣。積極方面的如「多福多壽多男子」與「蓋斯衍慶」等等祝詞，消極方面的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一類警告，甚至列入婦女「七出」之首。這雖不免略帶重男輕女的傳統色彩，然其重視增加了則符合現代國防政策。

人口問題是有質量兩方面的：數量固須繼續增多，品質尤須逐漸改善。增設固屬必要，改善亦須同時進行。提倡節制生育的人，固不無改善之意，然而犧牲數量以求質之改進，則爲現代國防政策所不取。

質的改善有屬於先天者，也有屬於後天者。研究先天的改善方法爲優生學，研究後天的改善方法則爲教育與經濟。前者姑不具論，略就後者加以研討。

所謂人口的質的改善，不外「教」與「養」二者；必須教養兼施，方能養成健全的國民。國人每病我國的教養不普及，實亦未盡養而能事。無論城市鄉村，兒童之營養不足，發育不健，面有菜色，身罹疾病者，比比皆是。試取任何學校或都市之兒童健康檢查表一視，即可證明。這是因爲我國雖有提倡子女衆多的好風俗，而家庭的經濟力量卻不足以供給多數子女的教養之費，所以有此慘狀。

子女人數之多寡，如果不用人力來加以節制，決不能和家經濟的負擔能力正相適應。現代國防政策既視人爲國家力量之源，則對人口質的改善，自應當由國家負責。易言之，兒童的教養經費，不能實由家庭自籌。但在經濟制度尚未徹底改變以前，社會生產之所，並非全入國庫，而由國家來統籌支配其用途，則關於兒童教養之責任，自亦不便完全推在國家的肩膊之上。所以我國在注重國防獎勵生育的前提下，依照目前經濟狀況，關於兒童的教養之費，還應當由國家和家庭來分負。茲申論之。

家庭制度有其優點，兒童各得在其父母愛護之下生長起來。公育在事實上亦不易辦到。所以兒童仍應由父母撫養；而在經濟能力的許可範圍以內，父母對於兒童，亦應盡力教養。這是他們的天然職，不容推諉。但在國民經濟能力薄弱的時候，家庭的負擔亦應有個限制，以期減少許多貪污舞弊的罪惡。我們以爲父母二人，在國家保護之下生育子女二人，僅做到了新陳代謝的工作，未使全國人口爲之增加，所以無論如何，這應盡其教養責任。若生第三個子女，全人口固已多了一人，惟對國防建設，人亦應盡一分責任，則這多出的一子女，也不妨由

教育二人來共負其責。這樣，每人是僅負其國家責任了。中國國民教育之費，並不寡也。若生第四個子女，情形便不同了，此層父母所費，即止於學校上之損失，絕已長大，除少數富者外，很少能使第四個子女再受過適當的普通教育。前月對普通第四個子女，惟有希望國家起來負責，以救其危。此意雖由見地，不可謂之非才，然因缺乏教育而發展不得其宜，足為國家之累，故為普通國民所痛切也。國家也不能坐視。綜上所述，我們以為每一對青年男女必須準備着負擔三到四個子女之費；惟自第四個起，則及費應由國家負擔。這係分負其責，在第四個的公私負擔情形之下，似尚不失為公允吧。

「教育之困難」，係指一切衣食住行等費而言；我們之所謂「教育」，則指自幼至幼童以至完成每一青年之教育過程中所費各項費用而言。那一個兒童應受那一種教育或訓練，應與現社會需要以及個人智力而定，並非盲目地一視同仁。這種辦法，如能實現，則因才施教，大多數中人以下完備之教育固可得實現；而人盡英才，則國家防範上亦可增加助力。

第三部分父母，應負三到四個子女之費，亦應力謀其宜，自仍可以教育辦法，請求公費之補助，以資其濟。則每兒童之費不至多者，亦應補助其補助之費。或年男女不應婚者，亦應有補助之費，以示鼓勵。凡此與本文有補助條件，各國頗多成法，可以參攷。

國家生在不列第五項上主權的國家第一新法，公務員及教職員，其子女入校應予優待，立有補助之費。但領單一薪者，不備公務員與教職員。凡商店之夥友，工廠之工人，除薪工外，亦無額外收入，而其子女之受教權利，則與公務員及教職員之子女無異。所以最公允之辦法，似應以子女之數為準。凡屬中華民國之公民，應負其子女之教育費，如有困難之子女，合於國策教育者，其第四個子女即應予教育。

英國公學中亦有弟兄一人或三人而在同一校級者，其辦法，但並不無理。我們各級學校之教育，亦不應不考慮。這世界能幫助子女教育之費，所以能行。教育之費，亦不應不考慮。

並應有一些優待，除第四個子女入學時一切費用之法律規定。

有人以為此舉將使國家費太多，不易做到。各國義務教育僅到中小學階段為止，我國經濟落後，何能無限止的免費教育？其實殊不然。我們抗戰以來，後方國立大中學所收之輪流留學青年，何曾數十萬人，除極少數自費外，餘均全部免費，不獨免除學費，並由國家供給膳宿，制服，書籍，且其費用還有增加。這教育之實施，並非無人。教育教育之困難，而云：「教育之困難，係指一切衣食住行等費而言；我們之所謂「教育」，則指自幼至幼童以至完成每一青年之教育過程中所費各項費用而言。那一個兒童應受那一種教育或訓練，應與現社會需要以及個人智力而定，並非盲目地一視同仁。這種辦法，如能實現，則因才施教，大多數中人以下完備之教育固可得實現；而人盡英才，則國家防範上亦可增加助力。」

此舉若欲實施，與內政部的全國戶口調查和人學與登記有關，與各地中小學之數量等項有關，與全國兒童的智力測驗有關，與中央及地方教育經費預算有關，自須慎重。曾國樞曾談及考慮，訂實辦法。初行之時，或不免稍流弊，但可逐漸修正，以資勸止。

總之，在重視人力，改進素質的國防計畫之中，如公私經費均不能盡力擔負此費，則國家第四個以上的子女由以教育費，實為最合理的辦法。則教育當局已有此意。希望及早實施，從速實現，且期達到教育國防化的目的。

一書

凡教育經費，務請注意以下各點：一、姓名，二、著者姓名，三、發行所，四、出版年月，五、原書頁數，六、定價。

人的生活不但是自然界中底事實。……禽獸的生活是自然界中底事實，他的生活，是本能的自然底活動，而不是理性的自覺底有意底努力。……文化出於人的理性的活動，而社會底組織，道德底規律等，出於人的道德的理性，科學技術出於人的理智底理性。人之有文化證明人是理性底動物。

作者在這裏雖然引用了易學和朱子，他的觀點也可以說是完全的合於西洋近代人文主義者的觀點。近代美國一位著名的人文主義者就說過：人生有三種境界，最高者為宗教生活，那是超凡入聖的境界，次為人的生活，以理性控制情感，愈下者為禽獸的生活，完全受自然界的力量的支配。我個人很佩服這種學說。深知所謂「做人」即是不受僅僅做禽獸。人本是一種動物，有動物的一切同有的要求，但又異於其他動物，他有理性，他能自覺地有意地調整他的生活，此之謂「人為萬物之靈」。

作者雖然證明人是理性動物，而他又很小心地說明在另一方面人不完全受理性支配。這一點很重要。他說：

「無論就理性底那一義說，人都是理性底，而不完全受理性支配。但完全地受理性支配卻是人的最高底標準，所以人必自覺地努力地向此方面作。自覺地努力地向此方面作，即是「做人」。

這就是說，我們要努力向著最高底標準走。……什麼要「努力」呢？因為人本是動物，不努力便將離禽獸的境界近，而離人的境界遠。於此

我們又不得不承認人性二元說。

其基本觀點既是正確，其他諸忠恕沖謙動像諸篇自然是頭頭是道。

我的一位朋友讀完了本書，對我說：「這本書應該令大學一年級生每人必讀一遍，最後一篇『應帝王』應該令做領袖的人必讀一遍」。我完全有同感。

附誌：順便向作者貢獻兩點小意見：（一）第五篇開導引的例子不甚妥當，因為這樣寫法容易令人誤會以為關於一件事中國人和美國人有兩種生活方法。西洋的倫理觀念，尤其是基督教

村中人語

五 金錢頌

仲 華

天下最可愛者為金錢。遊俠傳裏的人物，視金錢如糞土；慷慨悲歌的詩人，以為「千金散盡還復來」；少年人血氣方剛，最易易上他們的當，跟着他們認阿堵物。故金錢可愛一語，似不可為少年人道。

金錢作短的人，古已有之。元末「琵琶記」的作者高濂曾作「馬寶傳」。馬寶就是元寶。清康熙朱永宗作雜劇「孔方兄」，借著儒生金聖的嘴，恭維神通廣大的金錢。金聖唱道：「天也是愛錢的，天錢星耀碧霄；地也是愛錢的，古錢塘湧新潮；水也是愛錢的，榆錢兒春錢的，花也是愛錢的，金錢花顏色嬌；馬也是愛錢的，金錢驢兒價高；狗也是愛錢的，金錢虎在

所著重時 Hamilton 與我們所謂「自卑」是極相合的。中外修辭詞分別似不重要。（二）

同篇頁一五所舉文藝作品之例子，關於時間淘汰一點，是從羅馬時代的批評家以迄英國十八世紀的批評家所共信仰的一個道理，成為古典主義的一部份，確有至理。但所謂「抗志希古」，以古人作品為衡量標準則正像是阿諾德所講的「試金石學說」，是早已顯為人所詬病的一種方法。文藝，在本質上，無古今之別，應求其美善善自然就好。能把握到基本人性的作品，自然不受時間淘汰。此雖無關重要之一例證，然亦不可不察。

咆哮；神也是愛錢的，攪金錢問六爻；鬼也是愛錢的，化紙錢冥路燒；文也是愛錢的，選青錢續錢；武也是愛錢的，中金錢射燈」。崇拜錢財或財神，西洋人也有同樣的舉見。英文中「金錢」一字 (Money) 源淵於拉丁文。在紀元前三四四年，羅馬人給女神朱諾造了一座大廟，尊稱朱諾為女神朱諾 (Juno Moneta)；後來羅馬第一家造幣廠恰設在這座廟裏，所以金錢後稱 Moneta。這件事很有趣，因為一則金錢在廟裏鑄造時，似乎很早就有拜金崇拜的動機；二則金錢既有導時之名，怪不得朱諾做了人生的主宰。

金錢的勢力可以從格言和諺語裏玩味。中國人說錢能通神，有錢能使鬼推磨；無錢則家徒

四壁，家無隔宿之糧，貧無立錫之地。說得妙些，窮富益堅，老當益壯。說得壞些，人窮志短，狗急跳牆。英國人說：金錢能使馬走路；貧窮使大門進來，愛爾蘭從窗戶飛出；窮人爲肚皮尋糧食，富人爲飲食尋肚皮。中國人說：富貴深山有遠親。英國人說：「富人有許多朋友」而「窮人的理由不值錢」。我想，假若把古今中外的窮格言和舊話，彙爲一編，必定可以湊成一本像樣的書。有些中外警句不謀而合，更可以證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外國固有姓「富」姓「金」的，中國也有姓「金」姓「錢」的。金姓有三系，其中一系出自漢時匈奴人金日磾。日磾爲匈奴休屠王之太子，事武帝，以忠孝著稱，武帝因其父休屠王曾鑄金人，以祭天神，故賜姓金氏。錢姓出自顧帝曾孫繭終，繭終生彭祖，彭祖嗣孫字爲周時錢府上士，僱用官名而姓錢。

在外國文學裏，錢或成諷刺金錢的作品，頗不貧乏。希臘神話裏的國王蜜達斯，受酒神巴卡斯之惠，有點金術，凡是蜜達斯手所觸的物件，立即化爲黃金。他起初見錢眼開，自鳴得意，不料吃飯時，經他點觸，魚肉變爲金塊，他的小女兒經他擁抱，變爲金人，他可就樂極生悲了。他再三要求酒神，收回這種禮物。中世紀時，盛行一種假科學，能將鉛鐵一類下賤金屬物，鎔化爲黃金，名曰鍊金術。英國十七世紀的戲劇家瓊生的「鍊金術士」是一篇喜劇，扮演術士如何欺騙貧賤的武士，傳善的清教徒和愛好學華的少年。法國中世紀詩人彭達雷曾作過

刺詩「金錢」一首，其第一節曰：

有錢可以長上翅，
有錢可以買良馬，
有錢可以買良馬，
有錢的得到一切光榮，
他是我主人！

至於「貧非罪」，「窮人」，「王子與窮人」，「沒錢的猶太人」，「一萬二千萬」，「十二鎊的面孔」和「拜金藝術」等小說，戲劇，或論文，篇名上已標明其旨趣所在，並不詳譯忌貧。

反之，中國文學就很少缺乏這樣的著作。韓愈的「送窮文」只是遊戲筆談。勉強搜索，宋朝的潘耒卻有兩段與金錢有關，我們不妨抄在下面，看看它們所譏諷的人物，現在是否還有替身。

宋周書「齊東野語」卷十三云：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微底清」。賜宴時，伶人持一牌於衆曰：「此酒名微底清」。議而問，則謂微也。旁謂之云：「汝既云微底清，卻如何如此？」答曰：「本是微底清，被錢打得渾了」。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廿二：紹興間內室，有僮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視之，法當用渾儀設天衡，若對其人視之，則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鏡一文亦可」。乃分寫光瑤，云帝星也，秦師坦，曰相星也；韓王，曰將軍星也；張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視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張俊最多資，故說之。

六 中國的西名

國際間到處有個名，例不勝舉；不過別國家的國名是隔壁，我們不通過的。最令我們關心的是外國人對我們自己如何發生誤會，或面解事實。古代歐洲人不明瞭中國的情形，幻想中國是黃金國；近來有些外人過於明瞭中國的底細，專門注意中國的弱點，視中國爲萬惡之淵藪；一好一壞，卻都是偏頗之論。

讓我們先說中國的洋文名稱。簡而言之，「中國」一詞見於古代歐洲文學中的，共有四種名稱：

第一個是文都（Sinae），希臘文，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均有此字，而其含義則不可。從前有人以爲這是「秦」字的轉音。蘇曼殊答馮湘萍謂「支那」出於印度史詩「摩訶羅多」及「大藏經」等，原意爲「巧語」，因爲古時印度人只能夠以手指種地，看見中國人帶來鋤鐵耕耨，蓋爲驚訝，故稱華人爲巧語之人。印度則「馬努法典」亦有此字。按「摩訶羅多」之寫作年代比秦朝、紀元前二五五——二〇六年，還早一千餘年；曼殊法師的解釋大概是正確的。不過支那雖然正統的名子，沿用至今，在文學上卻沒有什麼特殊的表現。

第二個名稱是絲國（Seric），其意爲產絲之國，見於希臘文與拉丁文，盛行於羅馬文學裏的黃金時代（紀元前廿七年至紀元後十四年），如詩人何瑞司，地理學家斯梯波和麥拉，以及稍晚

車上看見一個小孩，身上帶着「六中」的校章，我認得是我小弟弟的同學。我感
 和的談話，因而想起我的弟弟現在愛打籃球，且
 很幽默，許多同學愛和他玩。我又因而想起平
 子開到羅江，停在什麼街上；而我從未進過的家
 門，又是何在。這女孩也曾寫詩，最近寫了一
 首「文化題」，我聽了，一時竟想不出聯

故鄉底陰影

通訊

編者：不是我有感於我這故
 鄉我 缺的，而是我的故鄉無意地
 把許多鐵一般的事實呈現在我眼前。我愛我這
 故鄉，我希望它能夠改善，所以我把這次回故鄉
 時所見所聞的一切，忠實地寫在下面。

我底故鄉是在陪都下游××縣東北十五公里
 的一個小鎮上。據說那鎮是木縣文化最
 發達的地方，一切新思潮，它都能夠敏捷地
 溢到。我離開它已整整的十年有餘了。

我回到故鄉，首先驚訝的是鄉村間勞力的
 缺乏，十五公里的清平代價竟至高到六七元了。
 即與抗戰以後的第三年比，這也是漲了十五六
 倍。後來聽說，那是由於陪都附近許多新與企
 業，曾以一次比一次更為高昂的工價把那些本來
 在那村裏已就不算過剩的勞力吸引了去而緣故。
 而地方保甲人員設備建設改機曾，隨便營私舞
 弊，也促成了鄉村間勞力缺乏的現象。

鄉村裏面有成年人，半成年人，一批一批的
 向陪都跑去，說因此面可（一）逃避兵役和工
 役；（二）減輕家庭的食用；（三）到新式工廠

用什麼來逃避兵役的缺乏以治官。我
 的觀念只是：中學生知道這些「前進者」的口號
 做嗎！
 三月早上又自備開行。我的那位小女朋
 友告訴我，只要翻過幾座山嶺，便是到羅江了。

的。可其故鄉，大約只有七八十戶人家，
 而在其中更有二十多家是開鴉片烟舖。每家烟
 舖至少可以售三十兩左右的「熟膏」——「分切
 帶上」尚不在內！最近鴉片行情，每兩價值
 一百二十三元，就開羅這二十多家的鴉片烟舖，
 每天收入共有若干洋錢了！

吸鴉片似乎是「機會均等」的，只要你身
 有錢，頭腦去吸，絕不會被禁煙法上所說的「那
 樣麻煩，那樣大費周折」。舊戶與吸之同，像
 是在作正經生意似向明來明去，既庸俗又極端地
 幹。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地方團練裝作不見；
 哥老會也交了賄向；至於「賢良正紳」，則很重
 重「人情」！這着查緝委員將來踏勘的時候，

那些乾乾的人，因爲身份關係，總是預先知情。
 於是「小甲」之類的地痞棍子，一見「大爺們」
 的眼色，便是拔腿飛跑，奔到那些舊戶家去分別
 通知。你想那這能到些什麼實質呢？
 況查緝委員也不過是那麼一種人呢。

話得說回來，禁烟究竟是大政，要處處
 的地方團體，並未完全加以漠視，他們每過這
 私運情事，也很「奉公守法」，絲毫不肯放鬆。
 他們先是「奉公守法」，繼而「照章沒收」，有
 時還要拿人犯，「依法問辦」。自然，「開

喪去這些大團圓家，而復（四）使其家族傳承有
 人在外作事的榮幸，並其鄉黨之閒話也小小
 便宜。於是，我快一天，須出工價四元五角八分
 人這足以兩餐點心，三餐飯，豬肉，燒酒，雞
 子菸等禮儀款待之禮行；割雞一天，須出工價
 七八元；就是僱用女工來作茶活，每天至少也得
 一元開外。臨到割雞的時候，還須叫些乖巧的
 小孩子們站在高崗上「放哨」，防備有人來鬧玩
 笑。這些，都不免使食糧的生產成本，在無形
 間繼續上升。

兵役與工役的施行細則不可謂不用，可惜
 執行方面的地方保甲人員，還是在用「舊調門」
 來辦新政，很巧妙地逃避了各級政府之監視，而
 竭盡其貪污的能事。新興企業團體普遍創立，
 也非不應吸收鄉村勞力，但可惜在法法上執行上
 還是未盡妥善，以致無形間延誤了兵役與工役的
 推行；而如何保甲團員必需勞力，使之從事於
 食糧的增產，尤爲今日亟亟之嚴重問題。

在陪都的各大報紙上面，誰也尋找不出鴉片
 煙的殘形，即使偶爾遇見，也是說早已禁絕了

辦」就是罰款，數目多少雖非不拘；收條有無可
屬隨便；是否據實報銷，那只有天知道。

至於「沒收」的過境鴉片，據父老傳說，是
由這些團練官兵，按照市價提高一倍，派給本地
「傳戶」代為推銷的。甚至還由團丁裝着「送
公事進城」模樣，「合法走私」地運進城去換取
更高的價錢。去年我底故鄉，靠這「毒物」而
發大財的人，實在不少。在地方自治沒有辦得
更好以前，任你怎樣嚴密查緝，我想，總是無法
禁絕的。所幸「禁種」尚有成績，以後只須防
止洋烟；這看法當然是樂觀的。

四川有一句俗語：「鴉片無盜不成碼頭」。
這，好像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姑且略過
不說，單說那些打家劫舍，擄掠搶人的匪徒吧。
在今天，要作一個大後方的老百姓是不容易的。
住在城裏，米珠薪桂不必說，就是空襲警報，也
夠使你腿酸。那末，你什麼不疏散？可是
疏散是必須到鄉下去的，而鄉下的匪徒呢，他們
可以隨時在你來往必經之路攔途截劫，要是你敢
說個「不」字，定歸「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到了晚間，你還必須動員全家老小，分班輪值，
像警犬一樣的側耳傾聽。他們可於無論什麼時
候打進你家裏來搶劫你舉家節衣縮食所剩下來
的貨物衣物，並且毫不留情地將家主抓來，吊在
空中拷打，用燃着的香來燒灼他的全身，很殘酷
地逼招供認。這地方。這種要錢的方法，誰
受得了呢？

匪的來源是與鴉片，賭博和妓女等都有極切
關係的，而作匪首的人，却又大多數是並非無能

即吃而富家兒郎。他們之所以幹這一套行業，
是因他們的家長都在本地讀得「賢良正紳」，或
者因為從小便好「使槍弄棒」。過去的四川作
風，又似乎任無形間鼓勵一些醜態有「英雄氣概」
的人，先去作匪，後來當官，這對他們今天的行
徑似乎盡了榜樣的功能。而團少們一經作匪，
便更恃人恃出，奢侈淫佚，即使「放下屠刀」，
未必「立地成佛」，此我故鄉之匪徒，所以瓜
綿綿，迄無盡盡也。

只講鴉片與賭，還不足以盡我故鄉底陰影。
現在要說賭了。這在我底故鄉，業已成爲正當
行業，而且賭博場所好像就是地方自治的機構之
一，人們必須時常走去消磨歲月。那裏備有很
好的伙食，還有很美的姑娘，更有聽便吸吸鴉
片。至於賭具之全，不用說得。人們前往賭
博，也不一定帶現鈔，只要你是衆人所知的股
實富戶，就可以隨便的賭。其中有做「臨時貸
款」的，有講「感情欠賬」的；也有在那結賬之
時叫你親筆畫押，開具出幾塊米條子的。凡此
種種信用交易，莫非爲了大眾方便；如果一定要
待有了現鈔才能入局，賭就不會變成我底故鄉的
正當行業。要是你不來幹這種行業，你便被稱
爲「狗」(其意約相當於滬人所謂「瘟生」)，
則雖是個獨子單丁，依法應該緩徵或免役的，也
要叫那團丁來尋你的開心，或用各種惡空杜撰
的名義，硬派你繳許多莫名其妙的捐款。因此
一些有錢無勢的後生小子，還以能夠認給巴結地
方上的「粗壯人物」爲合算。

陰影多着呢。他們在鄉間遮掩了我們一般
人認爲這些陰影，必須掃除淨盡。可是我
若長住故鄉，我也只配利用「感情欠賬」；我沒
有那一拳打倒「粗壯人物」的力量。願借
刊篇幅，暴露我底故鄉的陰影。

劉孟襄謹啓。

航空省親 (上接第 頁)

然而中國的處士，偏多「橫議」，這兩天到
處有人談論「航空省親」。有一位肝火素旺的
朋友，自己並不節約，購利牌香烟得離口，却
有禮貌指我的鼻子說：「你辦什麼雜誌，看見
這種新聞還不寫篇詞嚴厲正正的評語！」我很體
諒他是一個病人，只好帶笑回答：「我是編者，
不是作者」。

我覺得中國社會是非之不明，就是害在這批
肝火太旺的處士手裏。要是他有病，他有兒子
在外國，即使自己能夠敬長「橫議」，不致電令
兒子飛回，他也不會想法阻止他的少爺飛回來看
看他的媽媽和祖父母吧？而況處士一變要人，
就得爲國幸勞，那有閒功夫來過問家事？惟有
不生兒子，才能釜底抽薪，不給處士批評。然
而到了那時，更可憐，那些處士又會說你上代繼
了壞事，所以老婆變多，不生兒子！